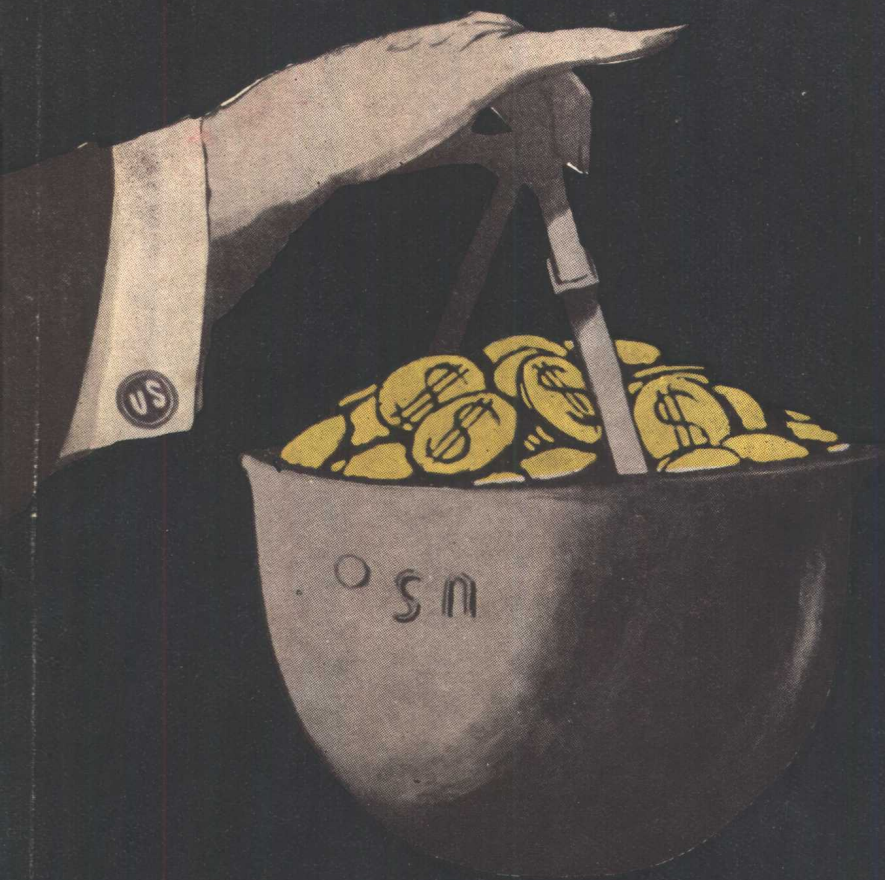




原子站

原 子 站

[冰島] 赫尔多尔·奇里揚·拉克司奈斯著

郭 恕 可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HALLDOR KILJAN LAXNESS

ATÓMSTÖÐIN

据 Н. КРЫМОВА 俄文译本 Х. К. ЛАКСНЕСС: АТОМНАЯ
СТАНЦ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
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4) 译出。

封面设计: 張守义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便门大街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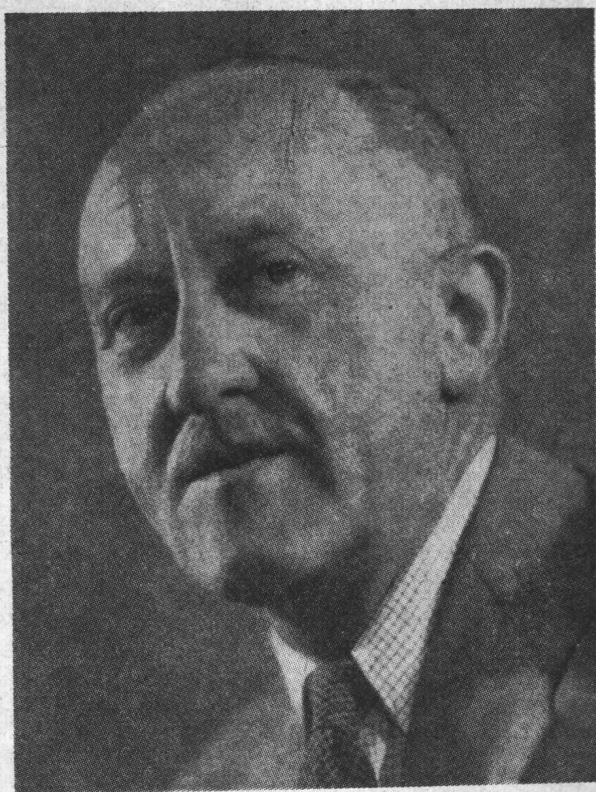
*

书号763 字数134,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frac{13}{16}$ 插图3

1957年9月北京第1版 195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2000册

定价(6)8.70元



作 者 像

謹以这部作品紀念 1947 年 2 月
13 日逝世的烏努乎錫的艾蘭達爾。

我这部小說的一切优点都应当归
功於他。

——赫·奇·拉克司奈斯

目 次

第 一 章

“布杜保狄”.....	1
我不怕她.....	6

第 二 章

这所房子和我們那所房子.....	9
夜間的屍体.....	12

第 三 章

大房后边的一所小房.....	14
兩位神仙.....	20
神祕的夜遊.....	28

第 四 章

劝告.....	34
夜間来的客人.....	37
街上的冰島 青年之家.....	39
湯盤里起了一場風波.....	43

第 五 章

在我的風琴师家里.....	49
在我住的那所房子里的画片.....	52

第 六 章

毛皮場	55
第 七 章	
參加支部會議	64
另外一個會	69
第 八 章	
那個住在山頂上的人和我的父親	77
躺在地板上的女人	79
晚餐	80
宣誓	86
第 九 章	
兩位神仙的壞消息	87
鑰匙	93
愛情	98
第 十 章	
把我解雇了	101
又讓我留下了	104
第 十 一 章	
託咐給我的孩子們和他們的靈魂	107
殺人嘍，殺人嘍！	111
第 十 二 章	
亞麗丁卜勞德小姐	116
第 十 三 章	
小型晚會	120
林荷	123
秋牡丹	125
第 十 四 章	
奧萊·菲古爾被殺	131
最有修養的人的哲學	132

快乐的新年晚会.....	136
第十五章	
冷靜的新年之夜.....	139
是电影还是英雄故事?.....	142
第十六章	
到澳洲去.....	148
“我母亲到圈里看羊去了”.....	150
第十七章	
夜女郎.....	153
另一个夜女郎.....	156
第十八章	
后院里的公民.....	161
世界上的一切理論，多少还有些別的花样.....	163
第十九章	
盖教堂的人.....	169
上帝.....	174
第二十章	
国家已經出賣了.....	179
盖教堂的人不懂得的那種事和我們的亞利津議員.....	182
第二十一章	
一切你想要的.....	184
“北方貿易公司”.....	187
第二十二章	
神祕的客人.....	195
葡萄牙的沙丁魚和丹麥的粘土.....	199
馬匹.....	202
第二十三章	

電話鈴聲.....	206
巴塔哥尼亞.....	209
第二十四章	
黎明時的廣場.....	218
第二十五章	
原子戰爭前後.....	224
第二十六章	
風琴師的家.....	229
第二十七章	
永遠不死的花.....	237
譯後記.....	240

第 一 章

“布杜保狄”

“把湯端上去嗎？”我問道。

“对，端去吧！”耳朵有点聾的女廚子說，她是我們时代的一个罪孽深重的人，这时候她正在洗碗盆上边掛起一幅光澤的基督像。

主人的小女兒陶恭娜是个六岁的小姑娘，大家都叫她狄狄，她总离不开那女廚子，老像禱告似的叉着兩只手，帶着一种虔誠的神色看着女廚子。她跟女廚子一塊兒在廚房吃飯，一塊兒睡覺。这个小姑娘老用試探的、甚至好像責难的眼光望着我这个新来的女用人。

我鼓起勇气，把湯盆端到飯厅里。全家人还没有入座。最近才受过坚信礼的大小姐走了进来，她的臉色白得跟奶油一样，可是嘴和指甲都塗成深紅色。她很灵巧地地理了理她那燙成卷兒的、又多又亮的头髮。

我說了一句：“晚上好”。她帶理不理地瞧我一眼，随

后就坐在桌子跟前看起时裝杂志来了。

女主人是个不十分肥胖，可是营养相当好的漂亮女人。她迈着快步走了进来，满身散發着冷香的香水气味，手腕上的鐲子玎璫乱响。她当然也沒瞧我，但是，入座以后却問道：

“怎么样，亲爱的，您学会使用电气地板刷了嗎？”然后指着她的女兒說：“这是杜杜，那个是我的保保，另外还有一个大男孩，是学哲学的，今天不在家：他玩去了。”

“一个北方来的普通姑娘，怎么能記得住这些怪名字呢？”我听到背后有人这样說。我一轉身，看見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匀称的漂亮男人，兩鬢已經有点發白，長着一个鷹鼻子。他摘下牛角鏡框的眼鏡来擦鏡片。他很泰然地略帶倦意地微笑着，但見他皮笑肉不笑。不用說，这就是那位亞利津^①的議員，就是在我們北方选区我們投过他的票的那个人，也就是我要在他家当用人的那位大企業家——卜依·亞尔蘭博士。

他重新戴上眼鏡，仔細看看我並且向我伸过手来。

“承您的盛情，自北方远道来到南方給我們帮忙。”他說道。

我的心直跳，甚至出了一身汗，当然我什么話也沒有回答他。

^① 亞利津是冰島的議會。——俄譯本註

他輕輕地叫了一聲我的名字“烏格拉”^①，緊接着又大聲說道：“聰明的鳥兒，夜間的鳥兒……可是，我那位親愛的埃司特利達里的老法魯爾的生活怎樣了？他那些馬匹和他老惦記蓋教堂的那個夢想怎樣了？我希望，在下次召開亞利津的時候，我們能夠從異教徒的亞利津里擠出一點錢來，別再讓風在你們那片川地上作彌撒了。”

我很高興他這樣繼續說下去。這一來我才有時間擺脫我那股窘勁兒。跟男人講話的時候，我的腿從來不會哆嗦得這樣厲害。我說：我想學音樂，為的是以後可以在我們的教堂里彈大風琴；就為這件事，我才到南方這兒來的。

我真沒想到，當我跟男主人提起想學風琴的時候，太太竟會把湯弄洒了，胖保保竟會把眼睛瞪得圓圓地瞧着我。保保忽然大聲哼了一下，鼓着兩腮哈哈大笑起來。他姐姐也放下英文時裝雜誌，笑了起來。小天使從敞開的廚房門里探出頭來，嘻嘻哈哈地直笑，把她那種怕上帝的心情也忘掉了。她為了給她的保姆——那個女廚子——說明叫大家突然發笑的原因，嘟嘟囔囔說个不停。

“她想學彈風琴呢。”

太太朝孩子們瞟了一眼，微微一笑。可是父親帶着責備的神色搖搖頭，對孩子們揮揮手，然後用銳敏的眼光

① 烏格拉是冰島文“滿頭風”的意思。——俄譯本註

朝我臉上看了看，但是，他什麼話也沒說就喝起湯來了。

只是後來，當我看慣了大小姐坐在鋼琴前面很熟練地彈奏蕭邦的曲子，好像這是世界上最簡單的一件事的時候，我才弄明白：為什麼一個個子高、身體壯的北方姑娘，突然在一個文明家庭里說她想學彈風琴，會顯得那麼可笑。

“這倒是很像你們北方人，你們跟人說話總是那麼魯莽，”等我回到廚房的時候，女廚子對我這樣說。

我氣哼哼地回答她一句：

“我也是人呀。”

我的箱子和我今天用全部工資買的那架小風琴送來了。我住的房間在頂樓上，只有在空閒時間，而且沒客人來的時候，才許我彈風琴。

我的職務是打掃屋子、送孩子們上學、幫助女廚子、伺候開飯。這所房子講究得很，我覺得比那鑲着金邊的祝賀聖誕節明信片上的天國還要富麗堂皇，比一個希望死后入極樂世界的歪鼻子老太婆準備為它犧牲一切的那種天國還要富麗堂皇。在這所房子里，一切都用電氣開動，整天得拿插銷往插銷座里插，忙着擺弄各式各樣的機器；這裡不懂什麼是火：地裡面噴出來的溫泉就可以使暖氣管熱起來，^①壁爐里那些紅色煤塊都是用玻璃做的。

① 在雷克雅未克的房屋都用溫泉（間歇噴泉）的水來取暖。——俄譯本註

等我把第二道菜端到飯厅里去的时候，笑声已經停止了；那个年輕的姑娘正在跟她父亲談話，除了小胖子以外，誰也沒瞧我一眼。太太說，晚上她要跟丈夫一起出去，——我不懂她說這句話是什么意思，——而女廚子約翰娜要去参加集会。

“一切事情都請您照应着点，請您等布布回来，並且要給他弄点热东西吃。”

“布……对不起。这是什么呀？”我問道。

“又是一个野蛮人，”男主人答道。“他好像是从坦噶尼喀^①或是从怯尼亞^②来的一样，再不然就像从那些用老鼠尾巴裝飾头髮的人們所住的另一个国度来的一样。平常这小伙子名叫亞恩格瑞瑪。”

“我丈夫不够貴族派头。他認為管这孩子叫格瑞瑪薩^③好一点，可是現在需要貴族派头，一切都應該有風度。这就是我管他叫布布的緣故。”

“您原来是从北方来的，”男主人說。“是从难忘的埃司特利达里来的，您是那个想要盖教堂的法魯尔的女兒。好不好請您費心，給我这几个孩子都重新起个名兒？”

① 坦噶尼喀在东非洲，是英国託管地。

② 怯尼亞在东非洲，是英国殖民地及保护国。

③ 格瑞瑪薩是亞恩格瑞瑪的小名。——俄譯本註

“我宁可挨千刀万剐，也不願意叫古恩薩^①，”大女兒說道。

“她本來叫古德妮，”父親說。“可是我太太給她起個別名叫杜杜。這一來，我們這裡就成了黑人的非洲了。把所有的孩子叫成：布布、杜杜、保保、狄狄——稍微叫差一點，他們就不願意。”

妻子惡狠狠地瞪了丈夫一眼，說：

“難道說，你就不能不這樣跟這個姑娘講話嗎？”隨後又對我說：“勞您駕，親愛的，把空盤子拿走吧。”

我不怕她

可是我根本沒有怕她。就連拿着擦干淨的銀色皮鞋，穿着我那雙不雅觀的淺幫鞋走進她的臥室的時候，我也沒怕她。她半裸着身體坐在大鏡子前面，在她背後另外有一面鏡子。她一邊哼着歌一邊染腳趾甲。這時候，她差不多跟沒穿衣服一樣，我覺得她身體更胖了點，可是肌肉還不算鬆軟。

我放下鞋就打算走出去。她不唱了，從鏡子里望着我問道：

“您多大歲數了？”

^① 古恩薩是古德妮的小名。——俄譯本註

“二十一岁。”

“您一点教育也沒受过嗎？”

“沒有。”

“从前一直就沒离开过家嗎？”

“我在一个女学校里呆过一冬，在北方。”

她轉过身来，瞧了瞧我。

“在女学校里呆过？那兒教过您什么？”

“差不多什么也沒教。”

她又瞧了我一眼。

“您身上有那么一种似乎受过教育的神气。有学問的姑娘永远不要露出有学問的样子。我討厭女人們那种学者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共产主义。您瞧我，我大学毕业了，可是我身上就看不出这种神气。女人就应该有女人气派。亲爱的，讓我瞧瞧您的头髮。”

我走到她跟前，於是她細細看起我的头髮来。我問太太是不是以为我的头髮是假的，或許她怕我有虱子。

她很严肃地站了起来，把我往旁边一推，說道：

“可別忘了，您是在我的公館里当用人呐。”

我轉过身去，打算一声不响地走开，可是她大概又憐惜起我来，於是用安慰的口气說道：

“您的头髮挺密，但是髒得都有点發黃了。您不妨常洗洗它。”

“我前天动身以前洗的，”我答道。这还是一点也不

假。

“用牛尿洗的吧？”

“用綠肥皂洗的。”

“我再說一遍，您務必常洗洗頭髮。”

我剛要走出房間的時候，她又叫住我問道：

“您有什麼見解？”

“見解？我的見解？我什麼見解也沒有。”

“那很好，親愛的。我希望您不是那種死啃書本的人。”

“我偶爾也整夜地看書。”

“天呀，那還了得！”太太說道，隨後帶着害怕的神氣瞧了瞧我。“您到底看些什麼書呀？”

“碰上什麼就看什麼。”

“碰上什麼就看什麼？”

“在鄉下，什麼書都看：先從英雄故事開始，然後是手邊碰上什麼就看什麼。”

“不過，我希望，不會是看共產主義報紙吧？”

“在鄉下，我們只看那種不花錢的報紙。”

“您可要小心，別變成共產黨員才好，”太太說。“我知道，有一個鄉下姑娘，她就是碰見什麼看什麼。結果她成了共產黨員，後來就進監獄了。”

“可是我想學會彈風琴。”

“是的，我現在看出來了，您的確是從遠處來的。您去